論語後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子罕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从网䊔變从四俗从四

【集解】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集注】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後案】說文罕訓網漢書注罕訓畢者本義也經傳中罕訓少者借字也罕言之罕借爲軒豁之軒古經罕軒二字通用左氏春秋經昭公元年鄭罕虎定公十五年鄭罕達公羊經作軒軒有顯豁之義亦曰軒豁經史中凡言軒輊軒昂軒渠軒義與軒豁之義一也樂記致右憲左注讀憲爲軒內則皆有軒注讀軒爲憲禮中庸憲憲令德詩本作顯此又軒憲顯音

義皆過之謐則軒言者表顯言之也利必表顯言之者義中之利聖人有勸言易有利見利涉利往利物和義之謂利而無害萬事之所宜也故勸言之勸則使人樂爲善義外之利聖人有譏言罕中有放利多怨小人喻利之成利彼則害此非易所謂義之和也故譏言之譏則使人惡夫貪大學言悖入悖出又言以義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又言未有仁義而遺後君親疑似之宜辨如此命必表顯言之者命有不轉移有宜轉移有矜不可轉移而必盡轉移之心學者未明夫疑似之故由於言命之岐也言命者如王仲任論衡所謂雖云有命當須索之朱子所謂庸人以智力不能挽始委於命如此言命必與道乘夫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貨殖所爲不受命則以智力轉移之者非順受之正而必準以禮義之可得不可得者歸之命禮義之性竊過之數皆命於天天之命以通者循其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命之去禮義以求通天之命以竊者循其禮義而止或尼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逆天言數而準諸禮義乃非索之茫茫也言命者以天人關遠不能禍善禍淫如此言命又與道乖夫子於易言吉凶詩言降福書盤庚言斷命續命召誥言用德祈命甫刑言惟克天德自作

元命皆褒錄其義以示人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言也嚴謂死桎梏之非正命韓詩外傳三引伊尹之言曰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董子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其義皆同是人爲萬物之靈能盡其性者實有轉移造化之驗言經義而徵可推也言命者出天道自然之說遭事之不可轉移遂付諸莫不相關之數如此言命又與道乖夫子言盡性至命可於伯夷比干之殀壽不貳見舜道之其生平知道不行而周流終老與帝舜耕田呼天必求親之底豫殆無以異晚復刪訂贊修以維世教則遭人倫之變者即命終不可轉移而惓惓不已之心必責諸己以盡其道孟子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表顯言之正慮絕人之爲君子疑似之宜辨如此仁必求斷言之者仁之功用在志人而必言克己所以立仁之本也仁道雖遠欲之可至而爲仁戒以日月至所以明仁之難純也擧仁之量堯舜有所病而盡仁之方又不必博施濟衆也從井救人任俠之士可殺身成仁又爲志士仁人也此疑似之介所宜嚴斷言之者也論語一書言仁者五十八章一百有五字長夫子表顯仁道之言矣自史記外戚

世家引罕言命孟子列傳引罕言利解罕爲希何晏因之然以利爲希言於是義利之辨不明迂儒者流與成敗利鈍之計爲入欲狂妄者所倡王霸互用之論矣以今爲希言於是理數判爲二儒者以性命爲不得之祕又有命不足道之說且有以術數言命與類心務命之說矣以仁爲希言於是何者謂夫子皆禁弟子以爲仁而本體未嘗言亦其本體須總核諸書之言仁頭之數年而悟焉疑仁者遂元之又元朱子答呂伯恭書云俾學者枉費精神胡亂揣摸雖有志於求仁而無以用其力於不可識之物可慨也或曰謂罕爲希先儒有非之者歟曰集解不錄孔氏鄭君諸說則何氏以前諸說未於讀同何氏今無故以偶存何解罕希之闕學者甚所攻正然疑兆者固有之矣筆解云孔子罕言此三者之人非網罕言此三者之道史氏學齋佔畢錫子所罕言者利而許言命許言仁焦里堂曰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武虛谷从皇疏云與者言語許與人也以子罕貫下三事凡此諸說皆善啓人疑而愈枉求實是者歟然以諸說攷之不如謂罕爲軒之明快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大哉句孔子博學句

【集解】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也

【集注】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考證】漢書董仲舒傳曰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式三案戰國策秦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此雖甘羅夸說而史記世家引此經云達巷黨人童子史以黨人為童子則孟康指項橐則有所本集注云其人姓名不傳此闕疑之意慎之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解】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集注】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

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

集解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

釋文麻冕緇布冠也

釋[illegible][illegible]稱麻冕[illegible]說麻冕[illegible]崇麻冕形製古者五冕皆麻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曰麻冕禮也近解出孔注以麻冕為始冠之緇布冠非也古經注不寫全經此節孔注當大書麻冕二字注云冕緇布皆後儒不案增冠字且增冠字則不可解云麻冕冕緇布也義何通矣冕板之覆緇布者謂之延延字亦作綖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鄭君注延冕之覆在上者賈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版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邃延左氏桓公二年

傳衛試弦純孔注冕以朱爲幹以元布衣上謂之純論語尚書皆用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純也據孔賈所疏則注冕有純而云麻者指純而言孔云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者布八十縷爲升見禮鄭君注江愼修曰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朝服十五升冠當倍于衣不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服三升冠六升則然耳禮無冠倍于衣之例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

據江說則孔言三十升布亦非

今也純儉吾從衆

集解孔曰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集注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illegible]說文引論語此文與孔注同此純之本義也鄭君注云純黑繒也後儒謂鄭君於此讀純爲緇字古緇純二字並行

緇布之緇本字不誤材字多誤爲純鄭君意以今之材字俗誤爲純耳說本祭統以其純服正義式三謂此章以純與麻對絲義可知鄭君讀爲緇者言絲而兼色非必讀爲緇也知黑者冕之延用元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解】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集注】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考證】拜下之禮見於覲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聘禮諸篇爲詳凌次仲曰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淩氏說是也以覲禮言之覲之時入門右再拜稽首享之時中庭奠幣再拜稽首升致命王撫玉亦降階再拜稽首肉袒請罪之時入門右再拜稽首凡經曰降階曰中庭曰門右皆拜下也

其賜舍之時再拜稽首經不言其拜所是於舍門外也禮有使人致禮而下拜者郊勞時受玉則降拜還璧則降拜此未見君而拜下如齊桓受胙之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入覲之時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肉袒請罪後入門左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車服之時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也以燕禮大射儀言之燕禮主人獻公之時主人自酢於公之時獻舉二人媵爵於公之時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之時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大射儀同皆拜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燕禮公舉媵觚爲賓舉旅行酬之時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媵觚于公之時公爲士舉旅行酬之時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大射儀同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堂上也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之時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進受虛爵降奠後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媵觚于公之時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三者皆不言成拜大射儀同擯辭君注爲拜故下下時賓未拜下不輒拜禮

殺也大射儀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亦禮殺下不輒拜不言成拜也又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常酌獻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成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行無算爵之時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亦云禮殺故也至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命徹冪以盡酒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鄭君曰明雖辭正臣禮也以公食大夫禮言之納賓之時賓入門左再拜稽首侑賓之後賓入門左再拜稽首其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注謂大門外此皆異國之臣行拜下之正禮也其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拜至之時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也有降而未拜君親辭之即升拜者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不言成拜下未拜也客禮也以聘禮言之賓覿先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上介覿及士介覿亦皆

入門右賓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送賓及大門內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皆下拜之正禮也其使卿郊勞受于舍門內勞者入致命賓再拜稽首其卿致館賓迎于門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此賓未見主國之君重君命再拜稽首也其禮賓之時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之時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卽升拜也客謙也

子絕四

【集注】絕無之盡者

【附記】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曰絕四有兩說一說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一說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然不若前說之明白平易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集解】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

【集注】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觀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後案】釋文意於力反是陸氏以億度釋意也段懋堂曰意之訓爲測度爲記訓測度者如論語毋意毋必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訓記者如今云記憶是也其字俗作憶式三謂意者擬度之而未定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天子意梁王意卽擬度之辭也必者決斷之也事猶未定而存必然之見也近儒說毋必者云天下有必然之理不可有必然之心式

三謂旣有必然之理當有必然之心惟事猶未定此理猶未分明故曰毋必也毋固者朱子或問所謂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據語錄朱子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凡事得則喜喜不能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毋我者或問所謂大同于物不私一身也無我之義所賅甚大凡人之行事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是爲無我事之旣效不私功德于一己亦無我也韓氏讀書錄曰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大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眞與太虛同體也

子畏於匡

畏本作畏上从鬼頭下从虎爪會意字匡中从㞷非从王以俗書相沿已久不能改

【集解】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爲夫子御至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翼注】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餘論】畏威也戹也謂威戹之也古畏威戹同音禮言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註威戹不能全而輕死也曹大家東征賦云

入匡郭而追逐兮忿夫子之尼勸彼褒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是畏者威尼之也匡人感尼夫子故曰子畏于匡匡鄭衛閒邑陽虎嘗暴于匡嘗是定公六年侵鄭取匡公叔文子所謂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也然匡人之圍傳因顏尅之故非必爲貌似貌似之說或謂匡人解圍謝暴之飾辭未可知也顧氏春秋大事表曰僖公十五年諸侯盟於牡邱遂次於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杜注匡本衞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歸衞論語子畏於匡卽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从艸从絲當依說文段注餘字書多謬

【集解】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集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述疏】文與綸之文也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三道所以載道者文夫子云述而不作述斯文節述斯道也先王之道傳于亂

世者祇是偏迹而全者在文夫子得之也自程門分文與道爲二注因以不言道爲諱詞然經意是自任不是自謙之時朱子荅陳安卿書言之矣朱子藏書閣記曰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是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不能以自傳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集解】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將喪斯文也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集註】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後案後死者謂後己而死者言天死己于匡人是天將喪斯文矣後己而死者何由知斯文乎以是知天意之決不然而匡人之不能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集解孔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何其多能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

集注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詞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後案春秋列國有大宰左氏隱公十一年傳羽父求大宰魯也桓公二年傳督爲大宰成公十五年傳向帶爲大宰宋也成公十年傳大宰子商十六年傳大宰伯州犂昭公元年傳薳啓疆爲大宰二十一年傳太宰犯楚也昭公元年傳趙孟曰武請於冢宰襄公十一年傳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鄭也定公四年傳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吳也據釋文鄭君以爲吳大宰者哀公七年季康子使子貢辭嚭之召十二年夏公使子貢辭嚭之尋盟秋子服景伯請

子貢脫衛焉又史記子貢甞有遺失又說苑善說篇有子貢見大宰嚭嚭問孔子之語故先儒多從鄭君注以大宰屬吳忠然列子仲尼篇有商大宰問孔子之文韓非說林又有孔子見商大宰事故孔注云或吳或宋閻百詩據檀弓陳大宰嚭使于師謂此經當是陳大宰式三稱檀弓此文傳寫錯誤見洪氏隨筆大宰嚭固吳之官也大宰之問注疏家謂聖人宜務大忽小大宰疑其多能於小藝此說與下節知我之文爲合皇疏引欒肇說云大宰見多能而疑爲聖集注同欒是以才藝精至謂之聖也洪範言五事聖與肅乂哲謀並列言庶徵則聖與蒙對多方作聖與作狂對秦誓人之彥聖禮大德知仁聖義忠和以教萬民皆並列諸文中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或聖或否春秋傳俾入僭曰齊聖廣淵又齊藏武仲爲聖鄉飲酒義曰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此類皆是也聖之名自夫子贊易以暨論語之文別加推闡後儒始知聖義備大孟子亦尊言聖然以伯夷爲隘而曰聖之清以柳下惠爲不恭而三聖之和此以偏造其極者爲聖後世有草聖書聖棊聖木聖凡曲藝中亦有聖名此以一藝造極、稱之爲聖也詳見王氏學林洪

氏容齋三筆王氏尚書後案段氏文集與說文注然問注家前大宰以多能爲聖於義亦通特未得夫子之聖耳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集解】孔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集注】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餘論】孔訓將爲大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集注訓將爲殆先儒謂當讀固天縱之爲句將聖又多能也爲句自古聖人得天最厚生長使獨其精純神化固不易及即一事一物創建以貽後世皆非凡人意計所及者天爲之也夫子之多能與衆迥異固天縱使然矣大宰之問以多能爲聖歟抑謂聖之不必多能歟端木氏答之以聖又多能皆由天縱不待較辨大宰而多能與聖之分與合傑然分明此爲聖門言語之選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

【集解】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纂疏】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考證】集注包注多能鄙事四字連讀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集解】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

【集注】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幷記之

【考證】陳氏古訓曰王肅家語叙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

子開亦字張衡人也書云談者簡諸鄭氏夫論語記弟子
不應稱名漢白水碑字張琴牢判爲二人書臆說不足信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 釋文空空鄭本作悾悾

[illegible] 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孔曰
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
之竭盡所知
不爲有愛也

[illegible]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
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
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
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
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
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

言
哉
[illegible]空空如自言心之虛也承人之問不以己見先爲主苟
子云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叩反詰之也兩端所
問之兩端也逸鬲齋云疑竟以兩是也李安溪曰凡人亦有
兩端故疑而問叩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焦里堂曰
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
竭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竆達其意使知
所向
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illegible]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
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illegible]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
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
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
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illegible]據漢書贊子引此經而申之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弗致不得致也後漢梁冀傳袁著奏其亦引經云自傷卑賤不能致也徐楚金說文繫傳瑞字下以慶星鳳皇非徒瑞歐陽五代史以王建據蜀龍鳳麟騶虞畢出于其國譏其世家論亦以鳳凰之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不足爲瑞二說不信符瑞矯枉過正式三謂鳳爲神鳥見于經傳者甚顯史書記亂世之有鳳猶亂世之生聖賢而此經所言自指國興之祥祈不相害也河圖孔以爲八卦者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儒以圖書並言符瑞本此也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言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劉歆以圖爲八卦與孔同李鼎祚集解引鄭君注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曰六篇則不止九疇曰九篇自不止八卦意八卦九疇圖書之本文九篇六篇圖書之說義耶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據墨子非攻篇周文王時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周公攝政背龍銜元甲之圖則周家世受河圖不止虙犧畫卦之圖後儒圖書之論紛譌既多而篤之者如歐陽永叔以圖書之怪并繫辭傳不信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七經攷文

曰一本齊作齋按齋縗正字齊
齋借字宋石經趨作趍俗字
【集解】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作起也
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
【集註】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
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焉邪本作

然前當作揃說文揃齊斷
也俗以翦代揃遂造剪字
【集解】喟歎聲彌高彌堅言不可窮盡
也在前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也
【集註】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
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標仰之彌高者凡人登崇岡峻嶺必賴有指導所由者爲之先使之亦步亦趨相引于無盡否則或循麓而行或半途而返徒切仰止之慕也鑽之彌堅者凡物必得其理解之處而後入之易深莊子言庖丁解牛批郤導窾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否則嘗聚而歲更刀嘗剝而月更刀入道之未易得是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贈之句在前忽焉在後句凡事必有一守前則蹈而後則不及苟非學力之至或參以疑似之心而適成其游移之見也仰之而無以躋道之懿鑽之而無以入道之深瞻之而無以定道之方顏子歎言學聖之難如此明善誘之所以善也李安溪謂顏子言此如周公之不合仰思夫子之發憤忘食亦是一義或以此爲贊聖人之道則本文仰鑽瞻非學者仰之鑽之瞻之而何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三國志步騭傳俱引作恂恂借字也）

【集註】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講】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于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于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

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甚不怠所從必泝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疏】如有所立卓爾近儒因注云所見益親遂謂借卓爲焯卓爾者灼見之詞依古注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猶言卓然獨立也如者轉語詞而也若也卓爾高貌鄭君注以爲絕望之詞言我既竭力于博約矣若學道之卓然獨立者吾欲從末由也皇邢二疏略同于文爲順且書中凡言卓犖卓躒皆是殊絕之稱揚子法言學行篇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釋揚氏本義亦以卓爾爲殊絕之稱注引程子曰直是峻絕此本古注也欲從末由注引揚說云未達一閒本于揚子法言問神篇其以未達在大而化之者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程子曰顏子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是揚說所本式三謂欲從末由留在博文約禮之中耳文可博而精之爲難夫子之刪訂贊修游夏不能嘗贊一辭不盡喻其意德行科之大賢未必如文學科之有專長是以歎夫子之文不可及也禮可約而化之爲難顏子從事于視聽言動甚勉之非化之也觀鄉黨

記聖德不越禮[illegible]而[illegible]爲彰安[illegible]一[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不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性

至命者在此所謂窮神知化者[illegible]吾夫子之行禮[illegible][illegible]及

也

已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包曰疾甚曰病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illegible]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

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孔曰病少差曰閒久矣行

詐言子路有是心非惟今日也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

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

自咎其責子路深矣

發明使門人爲臣欲使門人治喪制服依君臣禮也然斷斬之服必處三年若臣之服斬衰三年此所以僞爲臣而得伸其情也禮喪服斬衰章傳言諸侯爲天子又言君至尊也諸侯家相邑宰之於大夫及諸侯大夫之衆臣皆斬衰三年經又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經明其臣之所服三年同其帶屨異也公士公之士非卿也大夫之衆臣非家相邑宰也旣非貴臣特異其服以恃別之也然此無臣禮者皆有地而得君之傳曰君謂有地者也傳謂大夫之有采地者雖不得用君臣禮也夫子爲魯大夫門人嘗爲之臣夫子自言無臣者非有地得君之例而使之有臣是無臣而爲有臣也欺天罷逆天之命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葬从歺从舛

集解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孔曰君臣禮葬也馬曰就使我

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委棄于道路乎【疏】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亦干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疏】說文貝部殸注曰漢石經論語求善賈而賈諸今作沽者假借字也引申之凡賣者之所出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韵古無是也

【疏】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集注】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考證】馬注韞訓藏，鄭君注韞裹也，謂包裹納匵也。詩小宛孔疏引舒瑗曰：包裹曰韞。蘊與韞同。既韞且匵，猶弓之有韜，劍之有衣，皆在匵之內也。求，擇也，非衒賣之謂也。姚秋農撰端木氏安得有貶道于時之請，以夫子之不仕，遂疑予藏，故以為諷耳。夫子言沽之，言待賈，自為問答之辭，不衒賣，亦非諷諫也。

子欲居九夷。

【集解】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集注】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考證】羅泌國名記引[illegible]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言鳳遇亂則潛居九夷。小徐說文繫傳鳳字下亦有此說。說文羊部

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許說東夷之風俗如此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于海欲居九夷又後漢書東夷傳曰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之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諸說皆與許說符劉原父云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閒呂伯恭又引史記惠王用張儀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劉孔子嘗至陳蔡去九夷不遠此別一說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解 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集註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注】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疏】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案】雅頌得所即是樂正鄭君注如此前上全氏曰正樂之條目爰有正其傳者如宮縣不應用于諸侯並縣不濫請于大夫舞八佾歌雍者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鎗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聲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節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國語伶州鳩說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取大者在雅頌之得所全氏以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也全氏又博引經傳以證雅頌之失所近時文人采掇者衆不可不辨全氏所據者一則以大戴禮舉雅詩二十六篇言鵲巢四詩南混于雅言白駒則變雅混于正雅言伐檀騶虞變風混于

正雅言齊商七篇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何以亦指爲雅是爲雅之失次也不知經傳中以雅鄭對言之則正聲爲雅投壺所指是也且投壺篇本文曰凡雅二十六篇句其八篇可歌迺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句廢不可歌七篇句商齊可歌也三篇句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敺挾句全氏所引脫去史辟以下十六字誤襲困學紀聞辭未審句讀金輔之辨之矣全氏又引葉少蘊說謂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爲周德之衰則是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爲小雅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爲大雅此又全氏之大誤也傳云周德之衰杜注衰小也此周德尚小之詩謂衰爲小義亦可通而以謂大爲正詳見後篇接輿章孔疏云服虔以此爲變小雅服氏意以爲小雅篇多工閒歌其詩之一二季札評所閒據傳云猶有先王之遺民此說亦最而謂板蕩等詩誤合小雅眞臆說矣蓋以左傳言之如晉享甯武子之用彤弓晉享叔孫穆子之以肆夏文王又晉以饗樂享賓此皆用雅頌之失所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杜注謂是楚樂歌之次第此疑雅頌之失所者其他影響附會之談

徒爲時文家取材者皆可引爲經據哉至雅頌得所之攷讀者亦宜分析式三體各得其所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用于廟者也臣工遣于廟噫嘻以祈穀可爲頌不可爲雅者以其爲祭祀而作也雝爲朝廷獻替之詩書王政之所由廢興其有大小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述道德之大而近于頌者爲大體正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群臣遣使睦鄰乘鐵專征歌其事功之一端而近于南豳者爲小體詩體既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小者也其變雅之作用大雅之音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者爲之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攷有大小以正雅言之周公之所定也據音以定大小以變雅言之史官之所由分也正大雅稱文武成王之修德疑命而大綱大紀甚不并包故同一求賢而卷阿之彌性主百神而嗣先公自大于小雅之得賢才而燕享矣同一稱願而既醉之太平進以高朗令終自大于蓼蕭湛露之同樂矣詩無優劣義有偏全也蓋詩之本體如此詩之異用者何約鄭君孔氏說

以言之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興之禮云乃合樂閒[illegible][illegible]樂不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于不笙不歌不用志在射略于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閒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于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樂可知然而享賓或上取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其合樂在堂下故降于升歌一等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鄉樂是也燕賓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因以知春秋之禮非古而禮經殘缺踳駁多不可信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勺是諸侯之于臣得用勺何也曰三夏之說不可攷客出以

雍或取辟公肅雍之義而節歌之蕭體之用勺或專用其舞不用頌詩清廟振羽所擇上取書耳衷又曰雅頌之得所辨之詩矣而此章不言風諸經不及變雅所用得毋身詩非樂乎曰孜左傳季札觀樂詩無不入樂者大戴禮投壺言八篇可歌而列舉風之伐檀漢末杜夔能記騶虞伐檀亦與文王鹿鳴騶虞同歌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謂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安見變詩之不入樂而專以南豳雅頌爲四詩乎善夫孔仲達之言曰變雅亦播于樂或無算爵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甚詩之異用者如此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解】馬曰困亂也

【[illegible]】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illegible]】何有於我言不難於自應也說見述而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集解】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集注】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餘論】逝流行也曰逝者言凡逝者也曰如斯夫言凡流行者如斯也九字爲句逝者二字略逗此以水之不息明天地氣化之流行欲學者有至誠無息之功也外注程子以愼獨言者人不愼獨則隱微中有所間斷能愼獨然後無間斷薛敬軒言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又言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間斷處與程子意正合朱子云時

時省察正欲學者合顯微大小無一或息斯動靜皆合宜也意較程子爲賅矣後儒中程子說謂聖人全動靜之德常本于靜非性中引程子本旨且程子所謂愼獨豈必心中寂然無事後儒言靜必於寂滅則求自息而已於此章尤相悖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孔正義曰易繫辭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之事式三謂詩之箋疏足以援證此章張茂先厲志詩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甯自舍深得此經本義程子謂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義而後儒遂求之過深失之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集解】疾時人薄于德而厚于色故發此言

【集注】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集解 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集注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于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發明 今論語本簣字从竹有荷蕢之蕢从艸說文蕢艸器古文論語作臾而無从竹之簣字漢書何武諸傳贊以一簣障江河注簣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包注簣爲土籠卽是簣字又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匱王莽傳綱紀咸張成不一匱顏氏兩注俱云匱者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簣又通作匱匱假借字簣爲字吾止吾往吾猶己也集解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當作憜正字也 惰或字見說文

【集解】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集注】惰懈息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後案】何注以惰指語者言謂教之諄諄而不嫌其煩瀆者惟此心解之回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解】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集注】進止二字疑見上章顏子既歿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後案】學貴乎不止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必也步者先而走者後矣況以顏子之敏而久不

止豈不畏

于聖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集解】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集注】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後案】顏氏家訓云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顏氏戒浮士無行亦一義邪疏云此亦以痛惜顏子而發近翟晴江灝為引證云此說自漢迄齊梁相沿已然以喻短折之可惜也式三謂從顏子為不實未免不倫然以此為痛惜之辭未為不通也莠正則曰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承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稗也賊之以水旱而不使至于穀亦天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

【字解】後生
謂年少

【講義】孔子以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于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于極乎是可畏也

【後案】此欲後生之惕于來者也來者後日也今即可畏之今口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徵其不敢知也無聞不能聞道也言後生之可畏誠以來日之富矣而日復一日來日不畏焉後生即不如今日之可畏當其爲後生時尚當豫知之然四十五十而于道卒未有聞斯無復來日之可俟復誰畏之後生可不豫惕哉皇疏今指我今日之師徒邢疏指我之今日皆未是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解】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必能自改之乃爲貴也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

【集註】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illegible]】語告也巽恭也武氏經顧考巽以吾末如之何也爲句已矣爲句已止也末如之何則止不復言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解】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

【集注】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解】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集注】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後案】匹夫獨夫也皇邢二疏以夫婦相匹言說文匹字下段注曰束帛之制二端爲兩每一兩爲一匹凡言匹敵匹耦皆於二端成兩取義凡言匹夫匹婦於一兩爲匹取義段說是也奪卽今之脫字也正字作敓帥佩巾也正字作衛皆見說文注亦字義之當攷者後漢書李膺陳蕃傳論引此經注引鄭君注曰匹夫之守志重于三軍之死將者也陳仲魚曰必如鄭說方見三軍與帥別若餘人說若似三軍卽帥矣陳說亦憭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集解 孔曰縕枲著也

集注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于道矣故夫子偁之

發明 玉藻纊爲繭縕爲袍據鄭君注繭與袍衣有著之異名是袍爲衣之有著者與孔注同也鄭君禮注以縕爲舊絮此章鄭君注云縕絮也與孔訓枲著異皇疏碎麻爲縕故絮亦曰縕皇意以二說各有所本耳說文衣部曰以絮曰繭以縕曰袍系部曰纊絮也縕紼也紼亂枲也許意以絲絮不分新舊統謂之纊亂麻則謂之縕漢書蒯通傳束縕以請注以縕爲亂麻是也許與孔注合以孔許爲長何義門謂枲麻爲袍著之以絮不知縕袍是以枲著而名非以枲布爲名何說不可從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集解】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集注】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illegible]】何用不臧者貧富不相覬覦可以處人可以持己也韓詩外傳卷一兩引此詩其一云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與此引經之義相符其一云德義暢于中而無外求也則又深言之也近儒因下言何足以臧遂謂詩言可以至臧非已至于臧與詩旨戾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集解】馬曰尚復有美于是者何足以爲善

集注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疏證 終身誦之佩服古訓惟恐忮求之偶起於心也是道也何謂是道也何言汝固道也道則臧矣曰何足以臧儆其不可以此自足也經中言何足者何可何竟二義竟亦終也之義此嚴鐵觿說是也孔廣軒以不忮不求下爲別一章子路誦此二語猶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而夫子進之也此又一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邢本作彫以皇爲正

疏證 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少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集注】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餘論】李安溪曰此章比喻者疑從當亂世而能守先待後者取川似不曰不凋而云後凋者松栢未嘗不凋但其凋也後衛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蒼蒼鬱鬱不改或取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將有傳而其風有繼也李說別備一義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集解】包曰不惑不惑亂也不憂不憂患也

【集注】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發明】注云理足以勝私者憂生於私仁者足以勝之也仁者克己與人於一己化侮奪之心爲一世消忌欺之術道路皆

蕩乎自無倚賑偏側之憂也董子繁露曰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董說是也然不憂不懼非謂當憂懼者亦淡然置之也聖人無或聖人未嘗絕憂懼或於此有心迹之判說本文中子非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權衡字銓權之借乎者用木取者用金故銓爲正字權爲借字權之本義爲木名

【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也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成立也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集注】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

言權俗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復按】戴東原曰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為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祿利聲名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道責于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之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曰未可與權戴氏剖析極明其以盡乎心知之明為聖智者本孟子始終條理之說也後人或據筆解以經文傳寫錯倒大謬

【復按】又曰公羊桓公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程子駁之朱子則云湯武之誅桀紂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反經雖反經自合道式三謂經傳言權有二義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言執中無權此權暎常變言也言嫂溺援手以

權對經言也此以權對立亦以權衡事變而言凡事勢至于不能兩全審其至重者而爲之是謂之權立者事有一是一非而能固守其一是也權則審度于兩是不並存之時而取其至重者也孟子言執一無權之擧一廢百謂擧輕而舍其重者能權則擧百而廢一其廢者迫于不得已而擧者重矣華解謂經權之權非權量之權不知經權之權正爲權量輕重之義也陸敬輿曰權取義稱衡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趨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竊謂】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于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集注】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

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翟灝 舊說以此連上爲一章未爲不通也潛夫論實貢篇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據王節信之意此詩傷賢人之難見也唐棣之華先開後合偏與凡華相反比賢者之先散處與衆不同與上當別爲一章也朱子分此別爲一章謂上兩句無意義則作詩必無此體例且作論語者何故引此無意義之句乎近時申注者謂華容翩翩搖動以無情之物而有情以比人之有思兩句非全無意義但既從朱子之解謂夫子借詩語而反之則引下二句詩已足矣而上二句究成贅語

[illegible] 又曰爾雅唐棣栘郭注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邵氏正義曰栘亦謂之栘栘偏以其似白楊也陳藏器曰夫栘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邵氏引陳說以證郭注與此何注正符皇疏樹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華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夬而僅之爲用先反而後至于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

明其道偏與常反也皇疏申何注補言偏字之義亦分明爾雅又有常棣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邢氏正義引陸璣疏謂如其李而小者邢氏以常指唐棣爲與李常棣謂如其李而小是二物相類而不同據郭注則二物絕異故于常棣用陸疏于唐棣則從陸爲非今從爾雅郭注爲正朱子以唐棣爲郁李與陸疏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集解】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集注】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餘論】夫字屬上句讀見釋文武氏經讀考異取之

受業壻王慈恩校字

論語後案

鄉黨十

定海黃式三學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

集注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後案朱子釋以詩書訓詁攷之恂恂宜爲信實式三案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之貌是與王注同也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是恂古本有作逡者逡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逡爲正字恂同聲假借字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恂悛皆逡之假

借字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釋文便便辯也案辯便之雙聲借字爾耳之雙聲借字今辯便爾耳同音

集解鄭曰便便辯貌雖辯而謹敬

疏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集解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集注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

【隸釋】後漢書袁安傳注漢碑唐扶頌引經侃作衎孔注侃
侃和樂貌明此假侃爲衎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閒斷斷
如也索隱讀如論語闇闇孔注闇闇中正貌明此假闇爲斷
也後漢書張酺傳酺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
矣注誾誾忠正也待下易嚴待尊易貶古注以此爲舉所難
朱子引說文用本字義也朱子引王制者王制漢博士作此
據周制言周官設其參傳其伍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
人鄭君云卿三人者賈疏據左傳昭公四年杜洩言季孫爲
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諸侯之卿三人也鄭君謂
大夫五人者依賈疏及王制孔疏言之司徒下二大夫一爲
司徒大夫名小司徒一爲大宰大夫亦名小宰司空下二大
夫一爲司空大夫名小司空一爲司寇大夫亦名小司寇司
馬事省惟置一大夫名小司馬王制與周制同也王制諸侯
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上大夫曰卿
此文與孟子合亦爲周制左氏桓公三年傳旣言上卿下卿
又言上大夫於三卿五大夫中各分上下以五等言之則卿
即上大夫五大夫皆下大夫非中大夫也夫子仕魯時三卿
則季孫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孫懿子何忌夫子仕爲司

寇乃司空之屬下大夫也史記謂孔子爲大司寇大宰行當以王制疏崔靈恩之說爲正諸言魯不止三卿夫子夾谷爲相是爲卿者不可從也史記世家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臧氏玉林以史記爲古論也此先言下大夫說者以爲來朝之次先下大夫後上大夫而後君視朝也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先舉諸此謂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大夫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然則諸侯之臣下大夫常先於上大夫岂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集解】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集註】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考證】上記大夫與言君尚未視朝此言君視朝也陳氏禮書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

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君日出視朝之時也尊者體盤卑者體蹙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陳說是也與與皇疏云猶徐徐雖踧踖又不得急遽其申注中適之義說文懇趣步懇懇也許意趣走而仍安舒也漢書長倩懙懙蘇林曰懙懙行步安舒此與與即彼懙懙古字从省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集解】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孔曰勃如必變色也包曰足躩盤辟貌

【[illegible]】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illegible]】勃說文引作孛盛氣孛孛之謂孛發異於常故注云變色也說文又引作艴異文也躩如皇疏引江熙說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旣設名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莊子山木篇褰裳躩步釋文躩疾行也正與江合禮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躩如其遬之謂乎一曰注言盤辟是盤旋逡遁之義投壺禮所謂盤旋曰辟者言盤旋如有所退避也

退避則屛於一邊辟之言避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朱註】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

【集解】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翼注】朝用交擯聘用旅擯詳見武伯問仁章此言揖所與立是用交擯之禮或疑推夾谷會齊侯事劉端臨謂此記爲擯之事擯者擯聘客也不必言來朝之諸侯聘禮畢召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江愼修云春秋時小聘曰問亦用交擯之禮也魯侯國擯者四人在門東西鄉立夫子揖右擯則右手揖左擯則左手推手爲揖傳命當用士揖推手稍下之一俛一仰故衣動動須整然有容儀皇疏引江熙說以襜如爲動貌又云就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是

動而整然有容儀者曰襜如也楚辭裳襜襜而含風兮王注襜襜搖動貌則襜為動容與江說合後儒說襜如之義以為身不動衣亦不動失之爾雅衣蔽前謂之襜說者據之以解此經尤為牽合

趨進翼如也 翼說文作趩

【集解】孔曰言端好

【集注】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後案】趨進之地當依江慎修說夫子代為上擯在廟中阼階西相禮之時也儀禮聘禮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鄭君於擯者退中庭注曰退者公宜親受命不用擯相也於擯者進注曰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江氏據此綱趨進之節在廟中正行禮時邑交擯傳辭後事也江氏曰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如聘禮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邑也經文曰擯者進即此

趨進之進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在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所有數十步不宜舒發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雖其容故特記客趨進之見左傳者成公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是從中庭趨進阼階之事凡發足向前爲進俗解趨進指入門入門時君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集解】孔曰復命白賓已去也

【集註】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餘論】復命反命也顧回視也聘禮賓介私覿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君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式三朝儀體本文言賓不顧疑擯者復命之文其文

不具鄭君故此章補之又以不言君命送賓不肯書復命故補命送之文鄭君意以復命爲反命孔注訓復爲白以鄭君爲是賓疏以此爲遍上擯亦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集解】孔曰斂身也

【集注】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後案】諸侯之公門曰庫雉路詩箋云諸侯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故明堂位孔疏謂魯之門庫雉路除諸侯臯應路其實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二門五禮通攷辨之詳矣朱子云公門高大者以意言之也攷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此變廟門以屬變朝門以車各以其物宜爲之數然其制言大不言高臯庫雉門不言其制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雉其制依天子之臯應詳亦不可攷要之必高大也以禮攷之臣入雉門行朝禮上龍君在正是入雉門之事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之事此首記入公門指庫

門而言魯庫門依天子皋門而爲之者皋之爲言高也詩曰皋門有伉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治外朝之處重公門卽重外朝也而上萬氏曰治朝外朝就門而立江愼修曰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合觀二說知庫門爲君治外朝之處重公門卽重外朝也

【參證】又曰聘禮鞠躬本亦作鞠窮史記魯世家作匑匑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音穹窮式三謂禮中凡言如者皆形狀之辭躩如勃如疊字形狀之也踧踖如匑匑如重字形狀之也此經或言躬鞠如也則與躩如勃如一例言鞠躬如則知字爲不辭當作鞠窮或作匑匑爲是校勘記據羣經音辨以鄭君及陸氏德明所據本作窮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履依說文从舟古經从尸作履亦通轉寫遂作屨

【集解】孔曰閾門限

【集注】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行履閾

則不恭

後案孔氏玉藻疏謂門止一闑禮所云中棖與闑之間爲中門近江艮庭據禮圖門左扉立於其中之文以證孔說賈氏儀禮疏謂門有東西兩闑兩闑之間爲中門焦里堂謂賈說是也禮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又曰賓入不中門賓入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則知棖與闑之閒非中門也焦氏又曰玉藻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闑閒爲中門主君與卿擯夾闑賓君與卿介夾闑主與賓並自卿以下鴈行于後者中門即棖闑之閒必大夫隨君後何以云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即棖與闑之閒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闑之中央言棖闑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闑之中央與玉藻棖與闑之閒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經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廂必中於廂中道必中於道棖與闑之閒可稱中門將中堂西

棖之間可偁中堂中庭以東亦可以偁中庭焦氏此論棖爲明析自朱子從孔疏後儒因之又分爲二有稱中門爲東扉之中者君臣出入皆由東扉也有謂棖東扉之中西扉之中者謂入由東出由西也要其說多不可併五禮通攷亦沿其誤不踐閾謝氏言不窓皇疏不踐門限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己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集解】包曰過君之空位

【集注】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後案】此言治朝之位也曰過者其正朝之禮上文所記君在是朝畢而位虛也五禮通攷曰過位升堂皆既朝以後事入路門遂行朝禮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夫不得從

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啓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有過位升堂也甬上萬氏曰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足知君門崇廣可即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豈足誑君門可以容衆不必更有朝堂又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室相間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即視朝時也江愼修曰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之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戴東原曰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廢朝觀此諸說知下文升堂爲路寢之堂而此過位爲治朝可知矣或疑過位何以記言曰古者常朝在治朝三揖而退其事甚簡議政則在路寢之堂臣過位而入路寢意欲有所建白而愼重之心益於是見也曲禮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又引鄭君此經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近儒申鄭君說者云卿朝于治朝是治朝有位鄉君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過位之位正指治朝臣位言爾疋門屏之閒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君所立者

名宁不名位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有實地可指者此別備一義

【餘論】又曰邢疏以此位在門屏之間朱子注因之攷曲禮孔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內外屏之制以此疏爲是諸侯內屏所障止內朝天子外屏所障及治朝天子屏既近應門而治朝在路門外其宁立之處正在門屏之間介正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當宁而立是也諸侯屏在路門內不得言門屏之間爲宁五禮通攷亦仍邢疏之誤背失之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本亦作齋正字齊俗字

【集解】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集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附錄檀弓朝不坐燕不與孔疏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孔氏以升堂爲路寢堂也而上萬氏曰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升堂治朝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江愼修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有四一爲宗人圖嘉事公族朝於內朝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鄉黨所說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也一是羣臣以元端夕見亦是有事議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皆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鄭君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式三案諸說以升堂爲升路寢之堂是也以升堂爲正朝則非也正朝在路寢之庭燕禮曰公降立于阼階東南南鄉者是也此言升堂非正朝也江氏所引侍坐侍食對問政者是也

發明又曰劉氏寶楠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

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不一未有以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用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摳何乃并及冠乎劉氏駁孔氏之注存之足備一解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集解 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集注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

附考 儀禮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䟽曰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此路寢之堂體合七等言降一等者見不待沒階也逞皇䟽訓申與注舒解義相合逞快也解也見方言玉篇及左傳杜注

沒階趨進翼如也

【集解】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

【集注】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

【後案】堂上不趨至沒階則徐趨凡發足向前爲進趨進者出路門也皇疏以爲去君遠也趨進之進陸氏釋文所據本無進字以有進字爲誤臧玉林曰史記孔子世家作趨進翼如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乃陸本無之於刻論語竟刪去非是

復其位踧踖如也

【集解】孔曰來時所過位也

【集注】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後案】皇疏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疏申孔注甚也後儒或以過位在外朝即以復

位爲外朝之位固非何義門以治朝堂下諸曹治事處爲此所復之位則歟踏之義何解且過位復位上下相應何得別生異解乎鄭君以上節過位謂入路門內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見曲禮正義說者據此朝上書過下言復皆中庭左右臣立之位此

又一義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集解】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

【集注】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餘論】執圭指正行聘言聘禮曰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言介不襲者禮不在於己也賓襲者重其圭禮所謂執玉龜襲也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亦重圭而襲也圭有命圭公桓侯信伯躬圭是也君親自朝則用之此瑑圭使臣頫聘所用見儀禮聘禮記周官典瑞疏

上如揖下如授

【集解】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

【集注】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附考】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平衡謂與心平此朱子注所本也注旣曰平衡又曰高卑文集所謂步趨之閒微有高下也下如授者凡授物必稍低於心也上如揖者推手於前爲揖古揖與今揖不同也禮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引手者斂手至於胷推手者拱其手於前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稍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曰時揖也

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蹜當作縮說文云縮蹴也無蹜字

【集解】鄭曰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集注】勃色勃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會箋】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孔疏行時初舉足拚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促數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君注圈轉也豚之言循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式三謂此皆蹜縮如循之義循卽遯也凡曰循環曰逡循皆與遯同豚循亦古同音字

享禮有容色

【集解】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有庭實也

【集注】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會箋】聘禮於執圭行聘後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據是則享無圭用璧及庭實鄭君謂晉圭璧渾言未分析也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無藉者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也有

藉者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
主敬倚質裼者體貴和尚文故夫子有容色焉體也
補案又曰近儒以禮爲臨賓者聘禮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
筵几不禮記又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是其所據也然
記云執圭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
記分執圭享覿三節見禮之大任此三者與此經正符以三
者言之則執圭正聘與享爲尤重儀禮言使者之始受命也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而授宰宰執圭屈繅授使者使
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
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如初是
聘享之初受如此其重矣禮言未入竟之習儀也壹肄爲壇
不執圭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
私事此聘享之肄習甚重而私覿則不習矣禮言入竟之展
幣也布幕賈人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圭又拭璧展之
會諸其幣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
於賈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矣凡此皆未行
聘享之先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禮焉君使卿
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

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爲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二禮或言報或言還還則不受壓謂而以來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巳聘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享則各隨其土宜之所有此所謂不以貨傷德不以幣沒禮者受而報之可也此聘享之終也

私覿愉愉如也

【原註】鄭曰覿見也旣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附考】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仕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

【參攷】聘禮於旣行享後賓告公事畢奉束錦以請覿而擯者請逆賓乃先行禮賓事旣禮賓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入門右者私事自闑東不敢如聘享之入門左擯者辭請以客禮受賓乃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

圍振幣授當束盟由是賓私覿後介又私覿禮畢而送賓矣聘禮記曰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覿後有私獻一節說者謂私覿之束錦乘馬公家所給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者聘禮又有賓私面於卿之禮鄭君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蓋公事之得伸私敬先王制禮曲中人情如此邪特牲言人臣無外交謂大夫從君而行私覿爲非禮耳毓鄰君注曰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愉愉如注云顏色和也廣雅釋詁愉喜也爾雅愉愉和也義正同此以愉爲悅之借字也說文愉薄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注】孔曰一入曰緅不飾者不以飾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也

【正義】君子謂孔子紺緅青揚赤色齊服也而緅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謹謂段氏於說文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注云揚讀作陽陽
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按此謂今之天青古謂
之紅青許言陽劉言含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表
是爲紺賈氏攷工記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
則是紺賈說非也入深青則爲紺入黑乃爲緅矣段氏又於
說文纔帛雀頭色也注言纔謂緅也攷工記注染纁者三入
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其色赤而
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依鄭則爵緅纔三字一也三字雙
聲段氏之言紺緅如此式三案介疋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
之竀三染謂之纁攷工記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
爲緇鄭君禮注四入爲朱六入爲元俱不言紺之色變宗以
介疋是先染纁色之法再入深青則爲紺鍾氏言緅者是加
染黑色之法故入黑則爲緅也其分別紺緅之色甚明孔子
國注以紺爲齋服盛色則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則誤以
緅爲緣緣竹汀疑孔本作緅亦無所證說者非之近儒宋孔
注之誤而以紺緅爲間色亦非參攷經傳段說爲是然則其
不以飾何也曰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

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其不以紺緅者非純績純青純素之禮也然則孔注以飾爲領袖緣朱子以爲領緣其異何也曰鄭君於深衣篇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以緣爲純袂口緣贖爲緣謂純深衣之下純純邊謂深衣之著側陸氏釋文云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據此則所飾非一物注家所言各有詳略耳

餘論 又按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履皆有緣深衣之純以績以青以素爵弁纁裳之純緇中衣黼領之緣丹朱贔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之褖衣纁袡明衣之綼緆以緆純以緇屨之純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綠或先華飾之純或采或綪或韍韠之紕以素華純以素兵服之績白狗攀見康氏讀書

紅紫不以爲褻服

褻私服从衣埶聲讀若漢書褻謂近身衣者異

集解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集注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陰金蝕於火故以白入於赤南方間色之紅也火長於水故以赤入於黑北方間色之紫也後儒據朱子注近於婦服之文以紅爲紫之亂者失紅之本解矣楚辭招魂注紅赤白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介疋一染謂之縓郭注今之紅也廣雅縓謂之紅說文紅帛赤白色也絑純赤也絳大赤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是也大赤者俗所謂大紅純赤者俗所謂朱紅朱紅淡如日中之色大紅濃如日出之色則紅淺於絳赤矣紫則渾似朱之色故夫子惡其亂朱也玉藻孔疏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木克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火克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金克木故碧色白青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克火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土克水故騮黃之色黃黑也此疏解五方之間色極分明

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

袗本作縝又作紾見釋文案袗俗字也說文袗元服也唐石經作袗袗褎同字見寶顯今从皇本作褎褎从谷不从谷褎亦作表俗作表出下邪本衍之字朱子本同邪

【集解】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

【集注】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illegible]案】皇疏暑熱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裘上出亦加衣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皇疏是也邢本作必表而出之之字衍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曰振讀為袗袗禪也表裘外裘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據鄭君禮注正用論語以出為出行其所據經文出下必無之字或表下有之字也說文表上衣也與此亦合朱子注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引詩蒙彼縐絺以徵之攷詩本文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箋俱以展之裏衣為縐絺非縐絺加於展衣之上

緇衣羔裘

【集解】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集注】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後案】此言衣裘色稱之得宜也緇衣羔裘者夫子元冕服爵弁服元冠服之用裘如此而次之用裼衣者亦如此也知元冕服之用緇者大冕之下者爲元冕元冕無章其服元端無章王以祭羣小祀以齋居以朔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齋居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齋居夫子爲魯大夫用元冕服色宜緇周官大冕之制冕延皆覆以緇布板其上服皆緇衣纁裳故其裘羔也知爵弁服之用緇者爵弁即韋弁以緅色之布覆板其服用緇絲衣纁裳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純材之爲纔檀弓云爵弁材衣材字同緇其裘亦羔裘其用之也王及諸侯卿大夫兵事用之聘禮君使卿歸饔餼用之凡此皆弁而用緇矣知元冠之用緇者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鄭君謂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餘則與士同元冠號家謂少牢是上大夫之祭用元冠朝服然則大夫之私祭用元冠而緇衣羔裘也至士不得用冕而三加之爵弁爲士弁而祭公之服又特牲禮云冠端元是士得用元端服而冠之於元冠但士之裘不宜用羔玉藻曰君子

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此士之服猷羔裘豹褎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避君士用狐青裘宜也

素衣麑裘

儀禮聘禮注引此文麑作麛

【說文】麑鹿子色白

【謹案】此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如此而次之用裼衣者亦如此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素其裘用麑皮弁服之用天子以視朔以聽郊報以會諸侯以聽朔以迎王之郊勞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聘賓與大夫以朝朔月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敎皮弁祭菜郊特牲蜡之日皮弁素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雜言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麑裘裘既異於狐白則純麑不必異裘飾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此白青異色亦士之裘絞者近青之色裼衣象其裘也

黃衣狐裘黃从田芡芡古光字會意字也

【集解】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後案】黃衣狐裘亦兼禮服及裼衣言也據鄭君禮注既大蜡而臘先祖五祀之服是禮服之一也自方性夫辨郊特牲謂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後儒辨蠟臘各一祭不相通涉者從其說陳氏禮書曰既蜡而臘先祖五祀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在蜡後記所言既蜡而收民息已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晉侯於十有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陳說申明蜡臘之制與鄭君說合然則蜡息老物故素服以送終臘息田夫故服田夫之服二者條然離之者曰周官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君謂羣小祀如山林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君注大宗伯以四方百物爲蜡則是王於蜡服元冕而祭服與黃服非皆執事之服歟曰此陳氏禮書之說亦非也羣小祀多矣大約用元冕者爲多而蜡臘之服經有明據何得云服元冕乎至詩都人士曰狐裘黃黃箋疏以此裘不

裼衹取溫裕也檜風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箋謂祭服以朝是
好潔衣服之證也羔羊正義云兵事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
裘及翟裘彖衣色故也近淩氏禮經釋例遵
此說以此衣裘爲韋弁服之用其說未是
【穆[illegible]】又曰裘外之衣曰裼衣裼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蓋裼衣
謂之襲露裼衣謂之裼玉藻疏引皇說聘禮賈疏及此邢疏
皆同皇氏於此疏謂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是緇衣素衣
黃衣謂禮服也邢氏以裼衣言之二說自可通也凡經中多
裼襲連言之襲直於裼禮之取盛者其所服之裘必隨禮服
之色裼衣可知也經中又有專言裼者謂之次不用禮服有
裼無襲亦裼衣隨裘之色也此經統言禮之盛之次也若孫
孔疏經裼衣外有襲衣有禮服說不可從或據皇氏此疏謂
裘外并無裼衣核以
鄭君禮注尤失之

褻裘長短右袂 褻裘說文引作絬衣褻作紲引經以明假借也裘作衣說亦通

【集解】孔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集注】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集解】孔曰
今之被也
【集注】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
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
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餘論】鄭君此注云小臥被也說文被字下引此文衾字下云
大被則大被爲衾小被爲寢衣義正相合申之者謂此條因
長短而類記之也式三案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衣
及膝此人之股半於身寢衣所覆及膝冬藉以溫當暑以被
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王伯申曰寢衣褻衣之衣
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言燕衣褻衣耳身體中也
謂項以下股以上易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
舉中而言矣象傳曰止諸躬躬亦舉中而言與六三與其躬
荀注曰體中曰躬經言長一身有半當依王氏說禮
表褻不入公門如王說褻裘必有表衣未必然也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作貈）

【集解】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集注】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集解】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集注】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集解】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

【集注】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後案】集解引王肅說以裳對衣言皇疏及左氏昭公元年傳正義引鄭君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服也殺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朱子注正本鄭君說江愼修曰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

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江氏說是也鄭君於禮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注曰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江氏申之曰布幅二尺二寸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處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得九寸八幅則七尺二寸爲要中之數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則四幅下廣七尺二寸合正幅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名爲衽下文所謂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據江氏此論以必殺者在裳兩旁之衽若盧孔疏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斜之縫殊失聖賢法服之制江氏可謂能正其謬矣鄭君於衽當旁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申之曰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字明其惟裳旁之名衽者交

殺其餘幅不交裂也云凡衽者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幃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是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者謂衽上合縫之木上下廣而中狹似衽之上殺下殺亦名衽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惟左旁爾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亦畧言之耳據江氏此說則朝祭喪服之衽殺而下其衽屬於衣而非殺其裳深衣之衽殺而上即是殺其裳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孔曰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

喪主素吉主元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經】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講】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襍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參證】吉月注以爲月朔者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鄉大夫須灋於鄉吏黨正屬民讀灋皆言正月之吉蕭正一歲四讀灋書孟月吉日族師一歲十二讀灋言月吉詩云二月初吉皆謂朔日祭義玉藻言朔月此言吉月與月朔月吉文有顛倒義得通也筆解云吉謂所行月日異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也朝服注以爲皮弁服者以視朔之服遂名朝服也皇疏凡言朝服皆是玄冠緇布衣素裳積素皮弁服天子用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皇疏由注以皮弁服亦有朝服之名如此云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節正義引熊氏說用孔氏此注江慎修亦云疾蓋未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吉朔之後容視朔孔子致仕後吉月從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劉端臨曰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

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日朝服對皮弁服言之也楊威庭先生曰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則當時雖常朝之日亦僭天子皮弁視朝之禮惟夫子必用緇衣之朝服以明禮也

齊必有明衣布 釋文齊或作齋按齋正字齊借字

集解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集注 齋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後案 明衣之制於禮無見說者多據喪禮言之未必是蔡氏宦錫曰古人衣服以布爲襯身畢彩於祭服謂之明衣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謂朝服必先以明衣親身於燕居謂之澤秦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汙垢朱傳澤褻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據蔡氏說推之則齊時親身之衣尊稱曰明亦明水明火取潔清之義也以禮書之齋服元端則內服明衣外服元端也齋之制其佩績結其韠爵色其冠諸侯元冠丹組纓士元冠綦組纓其車君羔幦

虎裘大夫士鹿裘豹褎今
博言明衣者敬所褻也

齊必變食

[illegible]曰改常饌
[illegible]會得不飲酒不茹葷
[illegible]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齊日三舉
賈疏云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賈意以為制王齊食
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用太牢齋則加牲至三太牢
愚半農曰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齋日三
舉者旦也晝也餔也變者改常饌更新之潔清其氣懇殺
與賈說相足或謂齋之日宜沖淡以養其神殊不宜殺牲盛
饌恐改周官本文非王齋則不舉謬甚矣莊子曰不飲酒不
茹葷此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注引之而致家語云食肉不
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葷者臭菜之屬李氏本艸曰五葷即
五辛謂其辛臭昏神伐性也鍊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薹胡
荽為五葷道家以韭薤蒜芸薹胡荽為五葷佛家以大蒜小
蒜興渠慈葱茖葱為五葷然則以齋為不茹葷者亦變食之

一說其以不茹葷爲不食肉者則謬耳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卽齋宮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則據此者以齋爲不飮酒亦非也

齋必遷坐

【集註】孔曰易常處

【集疏】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齋之事○楊氏曰齋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附錄】陳氏禮書曰祭統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檀弓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國語耕藉之禮王卽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蓋君齋於路寢夫人齋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齋於適寢散齋夜處適寢亦猶外事所謂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是也致齋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是也鄭氏曰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則散齋唯豫外事其它與致齋同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集注】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餘論】詩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此言粱米乃禾之米也禾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說文所謂粟重一秙爲十六斗大半斗舂爲米一斛曰糲是也稻米之法稻率六十糲米三十與禾米不同故稻粟二十斗爲米十斗舂爲九斗曰鑿舂爲八斗曰粲舂爲六斗大半斗曰粲段氏說文注曰禾米至於侍御稻米至于粲皆精之至矣

【發明】又曰少儀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又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則膾之肉用牛羊麕鷄兎魚細切之也牛羊麕兎有不宜細切者內則所謂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皆有軒是也其細切而爲膾者內則言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其中有醢牛膾芥醬魚膾又言君燕食一十大物其片煮魚

膾芥醬是也少儀鄭君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鄭君於內則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說文牒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史記世家餒作餧舊說文作餧今本亦多作餧朱氏笛河曰以萎飼之萎當餧饑餧之餧當萎於是有俗餒字段氏說文本作餧

【集解】孔曰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

【邢疏】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後案】說文饐飯傷溼也段注引葛洪曰饐餿臭也釋文及邢疏引字林曰飯傷熱溼也諸說似歧異式三謂飯因熱溼而傷腐臭謂之饐飯因久欝而味不卄者謂之餲餲猶欝蒸之暍說文餲飯餲也飯餲疑飯暍之譌暍欝也釋文餲烏邁反一音遏諸說正互相備惟尒疋云食饐謂之餲此必有奪字誤字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集解]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
又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集注]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
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illegible]特牲禮請期曰羹飪注飪熟也說文飪大熟也飪宜訓
熟失飪者或未熟或過熟也據禮文王世子末有原注云爲
其失飪臭味惡也正義云食若再進必熟猶退節故爲失飪
孔注云失生熟之節亦兼過熟未熟二義焉淮南子天文
訓日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悲谷是
謂餔時孟子趙注朝食曰饔夕曰飧說文餕晝食也飧餔也
謂申時食也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莫食凡四飯
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鄭君舉朝夕日中之義也左氏昭公
五年傳曰日之數十食日爲二旦日爲三當三在旦故曰三
日不食此言食時在辰之二而平旦在寅之三非食時也此
不時 不食之義也皇疏引江熙說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
李實也此又一義集注又一義或曰時如春宜羔豚膳膏薌

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

割不正不食

【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正義】皇邢二疏說異皇疏爲集注所本少牢禮羊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疏引此經證之正與皇說合邢疏則以豚解體解言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曰豚解者解牲爲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illegible]骨亦爲之豚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至[illegible]蹄則以其殘餘與骨棄之並肩股各可通一脊爲七[illegible]此豚解之制也體解者則豚解之七體而析[illegible]之爲二十一折脊骨爲三前正脊中脡脊後橫脊也脅骨三前代脅中長脅後短脅合左右[illegible]爲六也肩骨三上爲肩中爲臂下爲臑合左右兩[illegible]六也股骨三上爲髀中爲胳下爲觳合左右兩股爲六也並正脊之前有之上端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脰胳之下後足之末近蹄者謂之觳體一而殺兩髀不在正

體之數據蔡氏說豚解則四體爲不正以其殘體猶無棄之凡七體皆正也體解則析爲二十四一體兩殽亦不在正體之數凡二十一體皆正也少牢饋食禮之升獻於俎而將以近竅之故賤之而不升凡十九體爲正也又禮記內則不食之屬皆不正也雖南子餘林割烹光不升俎注旁光脘也俎豆之實無尻脾肋

不得其醬不食

【[illegible]】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illegible]】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illegible]】江謝修曰醬者醢醓之總名醢之物亦七醢醓當是豕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隨產之物有蚳兔雁大產之物有蝸蠃魚卵間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芥醬魚醢之屬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醓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醓爲主或於烹時以醬和之若濡雞醓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時以醬配之殿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

醬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時已入之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式三謂醬兼醯醢見周官醢人共醢六十甕醯人共醯六十甕膳夫言醬百二十甕是也醯以和羹之而主陽醢以肉爲之而主陰二物迥然不同則不得其醬者醢醯之錯用者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唐石經惟作唯

集解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特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經義 說文旣字下曰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旣段注曰此引經說假借也式三謂今氣字古作气今餼字古作氣氣餼同音借字段說是可從以氣爲小食誤以假借字爲本義失之韓詩外傳三曰飲食遂乎嗜慾遂乎氣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外傳之言與此經義符

沽酒市脯不食　沽買之俗字參見美亞章

疏證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皆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發明　詩無酒酤我毛傳一宿酒謂之酤是沽酒非酒之美者也沽如祖沽之沽市如市道交有市於道之市衒賣者多販惡詐偽之物沽市因爲不美之稱鄭君於禮檀弓以爲沽也注云沽猶略也於周官酒正注司兵注言功沽喪服傳言粗沽史胥業販賣友以需賣爲詐亦其類也漢書食貨志言詩據太平之世酒沽在官曰有酒酤我孔子言周衰亂酒酤在民而酤酒不食此王莽欺世之論其實市中兼有美惡之物夫子不食其惡者耳

不撤薑食

撤當作徹鄭見八佾篇薑說文作薑禦濕界字隱彊說字言从彊

疏證　孔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

發明　薑通辨用去穢惡故不撤

發明　孔意以上齊字直貫下不多食之文邢疏以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爲一節通記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

不多食

【集解】孔曰不過飽

【集注】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發明】閻百詩以不多食餺指薑言不撤而亦不多卽上無量不及亂一例語也姚姬傳曰古者有薦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於造膳醯醢菜則不徹藏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孔子所藏者薑而已雖常藏而以辛能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謂不多食與上不撤則義非矣聖人不撤食倘待說而後明乎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集注】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補註 荅述曰語自言曰言 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補註 食時有須荅述者俟下咽後徐荅之則舉宣而語者不可口銜食物而與語 中寢則不妨荅語而人方靜卧或以自言篤之不可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釋文魯讀瓜為必今从古

補註 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補註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齊嚴敬貌 孔子雖薄物必祭 其祭必

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
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
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纂疏 孔云三物是以瓜字從句玉藻瓜祭上環是瓜宜祭也
松鏡山先生謂句讀自順玉藻之説尤其證也然會近舛訓
爲粗糲之飯據飯疏章孔注以爲菜食是蔬食之和米者據
月令鄭香注以草木之實爲蔬食據程氏遺蓋錄云凡經書
疏食者稷食也論語疏食菜羹即玉藻之稷食菜羹左傳梁
則無矣粗則有之粗對梁言稷之類也儀禮昏禮婦饋舅姑
有黍稷稷特者其文甚婦道威以孝養不進疏食也程說如
此以爲今之蘆穄是食中之疏大者也菜羹者無肉之羹
江愼修曰介疋肉謂之羹羹爲煑肉之通名肉熟爲羹定甚
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毛豆之登者爲太羹三牲肉
汁和以鹽菜盛之鉶器者爲鉶羹列之鼎爲陪鼎皆膳食之
羹其常食之羹雞犬兎及脯皆和米屑作之又有菜羹但有
鹽菜內則所謂芼羹堇荁葵薇之類皆可作之其
尤儉者王褒所謂羹藜司馬遷所謂藜藿之羹也

席不正不坐

集註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劉恕說以位之不正言是兼徒坐跪坐言也不坐者俟正之也徒坐跪坐之異注家未分明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燕席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謂異席而相繼屬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說以西人可同一席者徒坐之位也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故遠近間三席為席闊函丈記云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亦徒坐之法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徒坐也記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為徒坐則順尊者所安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所以遂於尊者而席總有一定之法亦徒坐所宜正也萬氏禮記偶箋據鄉飲酒介席在西階上而鄉東主人席在阼階

上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鄭注升由下降出上是東鄉西鄉以南爲上室中以奥爲尊祭時太祖位與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據孫氏說則記言布席之法遍於禮坐時解依孔疏孫從坐非也盡坐之席莫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賓於南鄉者席在牖間而南鄉也曰坐介於西南又曰介必東鄉者席在西階上西東鄉也曰主人坐於東南又曰主人坐於東方者席在阼階上而西鄉也曰坐僎於東北者僎席在序戶之間而南面也賈氏謂今儒不識鄉飲禮注而誤以四面之坐爲側坐明洪武二十二年更定鄉飲禮遂從之是不正其失於此矣徒坐禮坐之文甚詳今祇舉其略如此席之向異席之遠近席之所鄉席之端末席之坐處皆所宜正邪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體數之多寡桀少儀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而正皆

備參攷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集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集注】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補疏】按說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考之於經無文大夫飲國中賢者與賓興爲一禮而賓興習射不以齒序此以杖者爲尊蓋亦迥異唯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黨正飲酒正齒位之禮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是蜡祭之後有此禮記言夫子與於蜡賓以此飲酒屬之蜡蓋意猶近之或又據族師春秋祭酺爲醵錢會飲之說式三謂鄉人歲時伏臘及冠昏諸事凡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皆是飲酒之事不必偏執一禮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釋文】儺魯讀爲獻今从古

【集解】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集注】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發明】注云恐驚先祖者郊特牲曰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鄭君注云禓或爲獻或爲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儺又作獻者據釋文云儺魯讀爲獻是作獻者魯論也古屬聲儺難之字同在桓部詩三百篇可證獻之古轉音如娑與歌部之儺音同獻儺同音省字陽則同義不同音之字也儺之時見于月令者有三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此經之儺據十二月大儺而言義見周官賈疏又月令季冬正義曰盧氏以季春國儺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儺爲不及於民也然皇氏解禮達於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盧氏解季冬儺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集解】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集注】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解】包曰饋孔子藥也孔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集注】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illegible]】夫子既能拜受而著藥非謹於疾務之時正如今日一種丸散補瀉通用子云未達者凡藥加減必應病而發有豈不能以一藥通治諸人之疾皇疏謂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嘗之是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廄今作厩經史字様此字見李楷元試

【集解】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君之朝來歸也

【[illegible]】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
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考異】雜記下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據注疏謂鄉
人來慰問孔子者拜謝之此爲孔子之家廄皇邢二疏同據
鹽鐵論刺德篇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則漢儒說
有指公廄者家語作公廄有由來也不問馬近解謂問人時
不及馬陸氏釋文以不字絕句申之者謂乎字略讀不字
句子問人之傷與抑不與而後問馬義固通今所用否字古
用不字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釋文
腥說文字林並作胜按腥肉之有星點者作胜爲正當依
說文作嘼今正經獸釋嘼異名在家可養者嘼嘼養也熟亦
作孰今監本
毛本作熟
【集解】孔曰正席先嘗敬君惠也既
嘗之乃以頒賜也薦薦其先祖也

【講義】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附考】先嘗謝對從者而從嘗之也正席如變所謂齊豆太席尺者是也禮運腥其俎熟其殺生家謂腥其俎者豚解而腥之宗廟朝踐時用之熟其殺者體解而熟之宗廟饋食時用之於禮大夫無豚解無朝踐薦腥之禮故腥必熟之體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集解】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考證】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餘論】此章紛紛異論以經攷之公食大夫禮言正饌食賓祭云彼君前無食與君臣俱有食者異其正饌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否則嘗羞膳飲俟君之食然從食此客禮與公食不同然君命之祭正待以

客禮之次時或膳宰不存先飯爲君嘗羞不敢以客禮自居若膳宰存不先飯則既以客待不先飯爲正也經文本直截此章所記不言命祭是不以客禮待之無論膳宰之在與不在而以先飯爲合禮也自王肅孔穎分若有嘗羞以下爲不以客禮待之說論語者遂不可通舊說謂不以客待之禮不必先飯而夫子於常禮外有加謹是過於禮也江愼修疑之客禮待之而先飯則經何以不言君命之祭也秦氏通考云豈不以客禮待之故君祭而至不祭君側無嘗羞者故先飯耕嘗然無嘗羞者句於論語中未免添設未是也今以公食禮爲正客禮以玉藻所言爲客禮之次以論語所記爲不以客禮說經始無膠蓋非好翻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拖釋文本作拕說文作袉案說文拕曳也袉拕之借拕拕之變拖俗

疏 體

集解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集注】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發明】君子之寢恆東首而亦有不拘者如請衽何趾是也君視疾疾者東首君入室中在奧與屋漏之間東首則向君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召乃聲口義作名非

【集注】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illegible]】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發明】荀子大畧篇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入太廟每事問

【集注】鄭曰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illegible]】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集解】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

【集註】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集解】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也

【集註】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集解】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孔曰不容為室家之敬難久也

【集註】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發微】注以尸爲死人是尸爲屍之借字注云偃臥謂覆臥也
禮曰寢毋伏注伏覆也皇疏云眠當小欹不得直腳申布也
居坐也寢坐一類寢易懈云不尸明聖人不過肆也坐不容
明聖人不過拘也客今本作容釋文作居不客云本或作容
唐石經亦作客段懋堂曰居不客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
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臧玉林云尸如弟爲尸之尸禮云坐
如尸既寢不當執是禮臧
意尸與客類故云然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集解】孔曰狎者素親狎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之

【集注】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發微】狎謂習見也常人狎見則慢夫子習見而慢之也冕者
猶言搢紳士也汪容甫曰曰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
貌也惟朝有元冕云冕者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
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經言冕又言褻褻依朱子注謂燕見汪
說正
相發